



# 人性、党性、个性



中国青年出版社

06

134

144

人性、党性、个性

本社編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3印張 59,000字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  
印數1—215,000

統一書号: 7009·101

定价(5)二角二分

B82

8

## 內 容 提 要

“人性”、“个性”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所举的旗帜之一。本書系統地說明了人性、党性、个性的實質及其相互关系，指出人性、党性和个性都是社会范疇和历史范疇，世界上沒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和个性，在有阶级社会里，人性就是阶级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个性也帶有一定阶级性的烙印。本書在說明以上問題的同时，还对右派分子的种种謊言，如“有了党性就没有人性”“社会主义妨碍个性发展”“共产党六亲不認”“历次运动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現在人与人間冷酷无情，沒有友誼和温暖”等等，从理論和事实上作了有力的駁斥。

封面設計：武 森

## 目 次

|                    |     |    |
|--------------------|-----|----|
| 人性、党性、个性·····      | 陈伯达 | 5  |
| 論人性·····           | 傅 容 | 15 |
| 有了党性,就没有人性嗎? ····· | 陈树林 | 30 |
| 論个性·····           | 王 鉄 | 35 |
| 論人道主义·····         | 傅 容 | 49 |
| 論人的尊严·····         | 左 艾 | 64 |
| 反抗精神、叛逆性格及其他·····  | 关 鋒 | 69 |
| 談談友誼和阶级性·····      | 关 鋒 | 76 |
| 人与人——昨日和今天·····    | 曹 禺 | 84 |

## 人性、党性、个性

陈伯达

——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

人性是社会的、历史的东西。人性問題，本来是中国哲学史上所时常爭辯的問題。例如：孟軻的所謂“人之性善”（他認為性善是先天的、不学而能的），告子的所謂“人性无分善与不善”（他認為人性好象流水一样，“決諸东方則东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和这样的外界接触，可以造就为这样的“善”，和那样的外界接触，又可以造就为那样的“不善”），荀卿的所謂“人之性惡”（他認為善是后天的、积学而后能的），揚雄的所謂“人之性也善惡混”（他認為人性有善有惡，是先天混在一起的），王充和韓愈的把人性分別为上中下三等（他們也把性善性惡看成先天的东西，但王充認為人性中的“惡”經過改造也可以变“善”，而韓愈則認為人性品类的上下善惡是不可变移的）。这些爭辯，有的完全屬於唯心論的觀點，如孟軻；有的帶有某种原始唯物論成份的觀點，如告子；有的在某一点上也帶有原始唯物論的成份，如荀卿（就他認為学而后能这方面來說）；至于在各个折衷派之間，或則归根到底屬於純粹的唯心論，如揚雄和韓愈；或則在一定方面也帶有原始唯物論的成份，如王充。虽則有这些的分別，但这些爭辯大体上却是形而上学式的爭辯。

每一个社会階級都站在自己的角落来看人性的差別。比

如：地主把农民貢獻地租当成人性的善，而农民却把地主壟斷土地当成人性的惡。資產階級把貪逐利潤当成人性的善，而工人階級却把資本家壟斷生产資料当成人性的惡。又比如：革命的初期資產階級把自由、平等、博愛（反映資產階級关于在經濟上主張自由竞争、在政治上主張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要求）当成人性的善，而封建貴族却把这些当成人性的惡。弱小民族和无產階級把民族解放当成人性的善，而帝国主义者却把它当成人性的惡。剝削階級和各种反动派把共产主义当成人性的惡，而无產階級和站在无產階級方面的进步派却把它当成人性的善。又比如：墨子把兼愛当成人性的善，而孟子却把它当成人性的惡。楊子把为我当成人性的善，而墨子却把它当成人性的惡。所以，人性是具体的东西，抽象的人性在历史上是沒有的。

有革命的人性論，也有反动的人性論。有一种人性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是进步的，但在另一个历史条件下却会变成反动的。当某一种人性論提出是在反对反动势力和反动思想的时候，那末，这种人性論就可以是革命的，比如：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在其反对封建的压迫而提出的人性觀，就时常有一种进步的作用。反之，反动的階級拿他們的人性觀来衡量进步的、革命的階級的时候，那末，它就会是反动的、反革命的。不过如此：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或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的人性觀之所以能是进步的，仅仅在于它是反对封建的东西。但是，如果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們拿他們的人性觀反轉来衡量最进步的、最革命的階級——无產階級——的时候，那末，它就一定是不正确的，是反动的。

在我們这里，不久以前，有关于所謂“人性”的爭辯。这里

要分別來看待。其中，有的是因為小資產階級主觀的狹隘觀點，還沒有根本改變，時常以自己的舊觀點來衡量一切。他們所說的人性只是代表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狹隘人性觀。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在主觀上可能是善意的，當他們一旦獲得無產階級意識的時候，就會推翻自己的舊觀點。另有少數分子却是些壞蛋、托派以及其他反共的特務，這類完全沒有人性（或者說，只有吃人的“人性”）的家伙，却在共產黨面前大談其所謂“人性”來，這是很滑稽的事情，這完全是拿他們的所謂“人性”來作反革命的幌子，是反革命的一些鬼把戲。可是，這些壞蛋弄錯了，他們沒有提防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照妖鏡，又沒有察覺到革命群眾的鑑別力。

關於人性問題的爭論，只有在無產階級宇宙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上，才得到了最後的、圓滿的解決。只有從社會發展的觀點，來看人性的善惡，才能把人性問題、以及人性的善惡問題，說得明明白白。人性並不是先天帶來的東西，而是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毛澤東同志說得很好：“……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階級社會中，人性的根本問題是階級性的問題；在各種社會集團中，存在着人性和階級性的一致性。各種人性和人性觀的矛盾，反映各種階級性和階級觀的矛盾。

人性是歷史的，人性的善和惡也是歷史的。從歷史看來，只有那種與當時人民在一起，傾向和致力於歷史前進的，那就是當時的“善”；反之，那就是當時的“惡”。所以，無產階級的人性，就是有史以來最善良、最優美的人性，因為，無產階級是

有史以来代表历史最前进的最革命的阶级。

\*

\*

\*

以下我們說到党性。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或是某些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时常不愿意提到党性，或者干脆地抹煞党性的存在。可是，我們知道：每一个阶级当其存在的时候，都会形成自己阶级的各种形式的代表集团，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代表集团，代表它这个阶级的利益和思想，来和其他的阶级对立。这种代表集团把它这个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的思想——也就是说，这个阶级的阶级性——集中化起来，而又变为行动。党性和阶级性是一致的东西，同时党性又是阶级性集中的东西。党性是集中的阶级性。一个阶级中有不同的阶层：有的阶层是和它的整个阶级在利益上完全一致的，有的阶层则可能不完全一致，而代表这个阶级的整体利益的党性，也就有可能和某一定阶层的部分利益发生一定的矛盾。在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集团利益的矛盾是很尖锐的，他们为了追求利润，掠夺财富，进行互相并吞、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克服的。但是，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无产阶级本身以及无产阶级同全体劳动人民之间，有着根本一致的利益，而且必须加强团结，才能够赢得解放，所以，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是完全能够克服的，这种矛盾的克服，乃是：部分的利益要服从全体的利益，而全体的利益又要适当地照顾部分的利益。

既然党性的存在，是由于社会阶级的存在，那末，如果某一种阶级在历史上不存在了，那末，作为这个阶级代表的党性也就会逐渐消失下去。所以，党性也是历史的东西、社会的东

西。

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公开承认自己的党性，不象其他阶级和其他政党的代表人物故意在人们面前，掩盖自己的党性。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利益是整个人类解放的利益，是和人类绝大多数利益相一致的利益；至于其他阶级却时常只是代表一定限量的狭小利益。以资产阶级来说吧，那是一种剥削阶级，在某一定历史时期内，在进行反对封建制度或者反对民族压迫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纵使它们提出的纲领可能有进步作用，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可是，一方面，在这种斗争中，它们的政策，它们的行动，还是受着自己的阶级限制，另一方面，又会把它们自己在这一个时期所进行斗争的最低限度，当成一切历史的永远的最高限度——就是说，历史的发展不要超越它们这个阶级利益的限度之外。因此，它们总是害怕群众，力求限制群众的斗争，而在一定场合，会反转过来，反对群众。在历史上，就有资产阶级在革命中途背叛人民斗争的许多事例。

\*

\*

\*

承认阶级性和党性的存在，并不是否认个性的存在。有两种偏见。一种偏见认为：只有个性，而没有阶级性和党性。这种偏见属于主观唯心论。又有一种偏见认为：只有阶级性和党性，而完全没有个性，这种偏见属于机械唯物论。

任何人的个性，在阶级社会中，都带有一定阶级性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一定的历史条件中生活。人们个性的活动服从一定阶级的利益，不是服从这一个阶级的利益，便是服从那一个阶级的利益。从个性带有一定阶级性的烙印说来，从个

性的活动服从一定阶级的利益说来，人们的个性，都是带有一定阶级性的个性。这是一方面，根本性质的方面。另一方面，在各种社会当中，都有各种的复杂情况，复杂现象，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工作，各种不同的生活，各种不同的斗争，而每一个人所处的大大小的具体环境，所接触的一切具体生活角落，都会有各种不同的特点，这样就会影响到各种社会中每个人的个性：有的能力偏在这方面，有的能力偏在那方面；有的趣味偏在这方面，有的趣味偏在那方面；而各人的性格则有的勇敢，有的怯弱；有的正直大方，有的心地狭小；有的谦虚，有的傲慢……等等。总之：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社会斗争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个性的多样性。

人们个性活动所带的阶级性也可以发生变化。一个从剥削阶级出身的人投身在革命斗争的熔炉中，经过实际的锻炼和改造，得到觉悟，也可以使自己积极地为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革命队伍中许多知识分子的情况，就是这样。反之，一个原来是从被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由于觉悟不足，也可能受到剥削阶级的影响或贿赂，以致使自己甘心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英国工党许多领袖人物的情况，就是这样。

社会历史更加发展，生活和斗争就更加复杂起来。一个社会比一个社会更复杂，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更复杂，因此，在一个新的社会或新的时代过生活的人们，其个性也就会更加复杂化。个性有更多多样性的发展。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的自由买卖，就要求人们个性比封建社会有更多多样性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阶级限制和消灭，人们结成为一个互助合作的集体大家庭，社会生产力更发展，有无限丰富的天地，而个性就有

最大的自由、灵巧和合理的发展前途。特别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当劳动已经不单单是谋生的手段，而且已成为乐生的第一要素的时候”，人们各种特殊的聪明才能，就可得到无限制的发展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集体的幸福生活和个性的自由、灵巧、合理的发展，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资产阶级的偏见认为：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才有个性的自由发展，其实，资本统治所造成的大量贫困，却正是大众们个性自由发展的桎梏。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认为：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散漫习气，才有个性的自由发展，其实，小生产的规模，却正是把个性的发展限制在狭小的眼界之内。

象上面所说的，党性是阶级性集中的东西。我们这里要说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员的党性，一般说来，第一、立场是战斗无产阶级的，第二、思想是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行动是和党完全一致的。而党性这些方面的集中点，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样，才能使党成为坚强的、统一的、集中的党，才能使党成为能够领导战斗的有组织的机体。我们许多党员来自旧社会各种复杂的阶级和阶层，所以，在个性上，就会带有不少和无产阶级的整个战斗利益相违反的东西，必须认真地在革命的实践斗争中改造自己，把这些东西去掉，而且必须使各种部分的、狭小的利益，来服从无产阶级的整个战斗利益，不然，就不成其为共产主义的战斗员（不成其为共产党员）。当党为着革命的需要，为着共产主义的需要，而需要他去做某一定工作的时候，每一个党员所要顾及的，不是个性，而是党性。这是一方面，无条件的方面。另一方面，党要适当考虑每个党员工作能力的特点及其志向（即考

慮黨員一定的個性)，使每個黨員都可以站在自己的崗位，合乎無產階級的利益——無產階級政黨的利益，來發揮自己能力的特點，發揮自己在工作上的興趣。

共產黨的黨性是黨員的一切優美個性的統一。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個性，只能以黨性為基礎，雖則在單個共產黨員與單個共產黨員之間，他們的個性是會有差別的。對於我們共產黨員，如果離開黨性來孤立地談所謂個性，就會喪失自己共產主義的德性。同時，個性在革命鬥爭中，在生活鬥爭中，是能夠改變的，有人借口“個性不合”，而拒絕黨的工作分配，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們反對所謂個性不變的反動觀點。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必需要在革命的磨煉中，廢棄自己與黨性不合的、反動的舊個性，創造與黨性相合的、革命的新個性。

一個共產黨員的個性，必須與黨性一致，必須在黨性基礎上，才能發揮自己的多才多能。我們看見許多共產黨員的多才多能。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祕密。這種多才多能的黨員，大抵屬於黨性堅強的黨員：當他們受黨的指令，不講價錢，而走到一定的工作崗位上的時候（今天黨根據需要，而要他做這樣工作，明天黨也可以根據需要，而變更他去做另一樣工作），縱使他們平日對於那項工作有如何的不習慣，不熟練，可是因為他們把全身心貢獻給黨，給共產主義，就都能够在任何工作角落，生出力量，愚蠢變成聰明，困難變成容易，危險變成坦途，所以也就能把任何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出類拔萃。反之，有一種黨性薄弱的人，對黨分配的工作總斤斤計較不休，並且常常拿出“個性”作為抵抗黨的盾牌，這種人就不會多才多能，也不會對任何工作有特別出色，因為他沒有把全身心貢獻給黨，給共產主義，所以也就不能在任何工作角落生出力量，

而聰明也可以變成愚蠢，容易也可以變成困難，坦途也可以變成危險。

歷史上處在起進步作用時代的階級，都產生或多或少有一定才能的人物。就整個階級來說：比起過去的腐朽的階級，新興的、進步的階級的才能，總是較為優越的。“後來居上”。資產階級比起封建階級有較大的才能，而無產階級比起資產階級又有更大的才能。在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之後，資產階級就相形見绌了。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它的力量，就在於：它的主義，它的鬥爭，是貫串着全民族全人類的普遍利益，能掌握歷史發展的規律；就在於：它和廣大的群眾相聯系。因此，一個黨員有堅強的黨性，就是自己能力的無限源泉。其他階級的政黨當然有它們的黨性，但因為它們代表的利益是狹隘的，不能掌握歷史的規律，是脫離群眾的。因此，其黨員的才能也就很有限。

共產黨員的個人進取只能與全黨的進取、無產階級的進取、人民的進取結合起來。有黨的前途，無產階級的前途，人民的前途，才能有黨員個人的前途；有黨的進取，無產階級的進取，人民的進取，才能有黨員個人的進取。

共產黨的黨性容許合理的個性（不違反共產主義利益的個性）的發展，卻絕不是容許黨內有個人主義的存在。歷史上有進步的個人主義，有反動的個人主義。比如：有一種個人主義是去反對封建專制或法西斯的，這就是進步的。但是，如果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中，要用個人主義來違反無產階級的（同時又是整个人類命運的）全體戰鬥利益，這却是反動的。而且，如果在我們個別黨員當中，對黨有這種個人主義的思想及行動，不及時加以克服，而讓其發展下去，則反動的東西，還

可以变成反革命的东西，如象陈独秀，張国燾，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

\*

\*

中国人时常爱說：“海闊縱魚跃、天空任鳥飞”。“海闊縱魚跃、天空任鳥飞”，这是不錯的，但魚跃不能越出海岸之外，而鳥飞也不能越出一定的天空界綫。自然界有它的規律，社会界也有它的規律。

这里讓我引述馬克思的話来概括地說明前面所說的主題：“人的本質，并不是个别的个体所具有的抽象屬性。就其現實性來說，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一九五七年十月重新修訂。）

## 論 人 性

傅 容

这次資產階級右派的反動活動的一個特點，就是採取一切煽惑、挑撥和蒙蔽的手段，來進行反對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共產黨的領導。許多立場動搖、認識模糊、是非不清的人，特別是我們這些還缺乏階級鬥爭實際鍛煉的青年人，往往不知不覺地就上了資產階級右派的當。

在資產階級右派的武器庫中有一個陳舊不堪的武器，這就是關於“人性”這個問題上混淆是非的謬論。他們拿起“人性”這個武器來進攻共產黨，說人性是甚麼“人類的崇高原則”，說甚麼共產黨“沒有人性”，說甚麼党性“扼殺了人性”，說甚麼肅反運動是“向人性的進攻”，說甚麼解放以來歷次群眾運動（如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等）是“對於人的尊嚴的侮辱”，說共產黨為了搞甚麼階級鬥爭，連父母、兄弟、姊妹、愛人、朋友之間，也要堅持甚麼立場和原則，弄得“六親不認”，人與人之間“冷酷無情”，缺乏“人情味”，找不到崇高的“友誼”和“溫暖”，等等。這些謬論其實不過是一種欺人之談，引誘人上當的胡說八道。可是，值得注意的倒是我們青年當中竟有一些好心腸的人受這種謬論的迷惑，而自己也真的相信起這種謬論來了，仿佛世界上真有“人性”這個崇高原則，好象共產黨的党性比起“人性”還要遜色，似乎講階級性真的弄得人與人之間找不到友誼和溫暖。

## 抽象的人性是沒有的，在有階級 的社會里，階級性就是人性

為了弄清是非，問題還得從“人性論”說起。

甚麼是人性呢？在中國哲學史上有過關於人的“性本惡”和“性本善”之間的長期論爭。無論性本惡者，或者性本善者，他們都是從抽象的人性出發，因而這種論爭始終沒有得到任何結果。其實，抽象的人性是沒有的。如果不把人性這個名詞說得十分玄虛，而歸結到人類的本質這種科學意義上來了解，那末，應當承認人類有兩種本質：一種本質是它的自然性，即作為自然的人的形態、體質、本能等等；一種本質是它的社會性，即作為社會的人的心理、感情、思想、意識、觀點等等。而在有階級的社會里，人的社會性就是它的階級性，因為一切的人都是作為階級的人而存在的。顯然用不着說，人和動物是有區別的，而其區別不在於人的自然本質（自然形態上的人是動物的一種），而在於人的社會本質（社會形態上的人不是動物）。所謂人性，當然就是人的社會本質，所以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乃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而作為社會關係的反映的人的社會本質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就是說從來也沒有甚麼永恆的固定不變的人性。在原始公社的社會里，人的社會本質是在共同勞動這樣的社會生活的基礎上形成起來的，這個時期人的社會本質的特點就是它的無階級性。到了人類社會出現了階級，在有階級的整個歷史時期，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社會本質是在一個階級壓迫剝削另一個階級這樣的社會生活的基礎上形成起來的，在這整個時期人的社會本質的特點就是它的階級性。將

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人的阶级性的社会本质也就又将变成无阶级性的社会本质了。不消说,这种共产主义时期人们的社会本质,同原始公社时期人们的社会本质是根本不同的。这就是人类本质的改造的整个历史进程。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他们的社会本质也就不同,也就是人性不同。比如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由于阶级地位不同,这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无论在心理、感情、思想、意识、观点等方面都是各不相同的。正因为有这种社会本质的阶级差异,他们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切事物(如政治、经济、文化等)也都是各有不同的看法、要求和态度,也就是各自要按照适合自己阶级利益的方向来对待和处理这些事物。在这里,在这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找不到任何超阶级的共同的“人性”。

这就是说,人性是一个社会范畴。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性就是人性。从阶级本质上看,一切剥削阶级的人性都是丑恶的,而一切劳动阶级的人性都是高尚的。我们知道,人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人同自然的关系——劳动,劳动正是人有别于动物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就这点来说,岂非正是劳动阶级才具有人性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而剥削阶级却丧失了人性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么?从历史上看,一切能够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本质改造的先进的阶级,他们所代表的人性都是有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阶级的时候,他们代表一种进步的社会力量,他们所主张的人性(如人权平等、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等)也就有一定的进步的意义。但是,拿资产阶级来同无产阶级比较,无论从阶级本质上看,或者从历史上看,那就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是阻碍社会